

郭沫若著

郭沫若離滬之前

上海新興書店印行

離滬之前

一九二七年的年末，我從廣東回到上海，不久便害了一場很嚴重的腸室扶斯，由十二月十二號進病院，住到第二年正月四號才退了院。退院後住在妻兒們住着的寶樂安路的一家一樓一底弄堂房子裏，周圍住的都是日本人。

初出院的時候是連路也不能走的，耳朵也聾了，出院不幾天，也漸漸地恢復了轉來，在我寫出了這二十幾首詩——那些詩多是睡在牀上，或坐在一把籐椅上用鉛筆在鈔本上寫出的——彙成了『恢復集』(Recovery Sequence)之後，從一月十五號起便開始在同一鈔本上記起了日記來，沒間斷地記到二月二十三號止，因為二十四號

我便離開了上海了。記日記的事情我是素無恆心的，忙的時候沒工夫記，閑的時候沒事情記，在那樣的病後記下了整整一個月以上的生活的紀錄，在我卻是很稀罕的事情。我現在把它們稍整理了一下再行臚錄了出來，有些不關緊要和不能發表的事情都刪去了。但我要明白地下一個注腳，這『不能發表』並不是因為發表了有妨害於我自己的名譽，實際上在日下的社會能夠在外部流傳的『名譽』倒不是怎樣好名譽的事情。

日記中創造社出版部和同人們屢見，當時的出版部是在北四川路麥拿里，幾位同人大抵都是住在北四川路底附近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記。

—16, Jan, '47.

今天清早把『恢復』謄寫完了。

天氣很和暖，午前曾晝寢一小時。

人很疲倦，午後把『恢復』校讀了一回。

三時頃仿吾來，將『恢復』交了他。

仿吾的 Rheumatis 發了，有意到日本去洗溫泉。

曉與和博，佛在燈下看“*Kodomo no Kagaku*”（『小孩之科學』——

日本出的兒童雜誌。）章魚的脚斷了一兩隻，並不介意，有時養料缺乏的時候，自己喫自己的脚。往往有沒有脚的章魚。脚失後可以再生，大概經過一年便可以復元。

文藝家在做社會人的經驗缺乏的時候，祇好寫自己的極狹隘

的生活，這正和章魚喫腳相類。

——16. Jan. W'2. 晴。

午前綴 Andrejev 的『黑面具』——一位公爵開假裝跳舞會，由假面的恐怖遂成瘋狂，讀了三分之一便丟了，假得太不近情理，說這也是傑作。

讀 Debarin『康德的辯證法』未及十頁。

Anna 買回高島譯的『資本論』二冊，讀『商品與價值』一章終。
——內山對她說：『很難懂，文學家何必攪這個。』我仍然是被人認為文學家的。

午後倦甚，看了些『芭蕉』七部集。』有把中國的詩句為題者

（『職野集』野水詩題16）這儼然是試帖詩的賦得體，但很自然。其中有詠『白片落梅浮澗水』句云：

『水鳥のばしに付れる梅百し。』

回譯成中文是『水鳥的嘴上粘着的梅花瓣子雪白』浮澗水的情景用水鳥粘嘴來具象化出來覺得更加漂亮。這也和中國的以詩句爲畫題的相似，有畫『春風歸趁馬蹄香』的，畫了幾隻蝴蝶環繞着在春草原上馳走着的馬蹄。

又有『暑月貧家何所有，客來惟贈北窗風』云：

『涼めとて切リばけにけり北の窗。』

（晴納涼罷，北邊的壁頭上有個鑿通了的窗洞了。）

夜讀 Iwain 『黨對於宗教的態度』一文，宗教在無產階級及農

民中最佔勢力，其原因即由於對於榨取者心懷恐怖，恐怖生神。反宗教運動應隸屬於階級鬥爭之下。

內山送菊花鍋來。晚餐後倦甚，仿吾來，『文化批判』已出版，並攜來『無畫的畫帖』偽譯稿。

跳讀『文化批判』夜就寢時得詩一首：

戰 取

朋友，你以爲目前過於沉悶了嗎？

這是暴風雨快要來時的先兆。

朋友，你以爲目前過於混沌了嗎？

這是新社會快要誕生的前宵。

陣痛已經漸漸地達到了高潮，
母體不能夠支持橫陳着了。

我們準備下了一杯鮮紅的喜酒，
但這並不是那萊茵河畔的葡萄。

我們準備下了一杯鮮紅的喜酒。

這是我們的血液充滿在心頭。

要釀出一片腥風血雨在這夜間，

戰取那新生的太陽，新生的宇宙！

●芭蕉是日本時的一位講辯論人。

——17. Jan. W2. 晴。

讀唯物史觀公式：——

『人們在其生活底社會的生產沒入於種種既定的必然的不受意志支配的關係裏面，此種種關係即是生產關係。與物質的生產力之某個既定的發展階段相應。諸生產關係之總和構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這是真實的基礎。各種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結構建築於其上，各種既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式是一般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底前提。不是人們的意識規定自己的生存，反是自己的社會的生存規定人們的意識。社會之

物質的生產力到了某一個階段和向來在其中活動着的既成的生產諸關係，以法律上的表現而言，即私產諸關係，陷於矛盾。此等關係由生產力之發展形式變而為生產力之桎梏。於是便有一社會革命的時期到來。隨着經濟的基礎之變革，所有全部的龐大的上層建築或早或遲地一同崩潰……』〔譯文至此中輟〕

——18. Jan. W3. 晴。

雜讀『資本論』

仿吾來，『創造』九號出版，「一隻手」自讀一遍，也還無甚破綻。

“China und die Fische fingen zu tanzen an.” (China 與桌子開始跳舞)——China, 福田德三譯作『支那』高島素之和河上肇的『資

本論』譯本都譯作『陶器』。同仿吾討論此語，德文『China』無陶器意，又『Tische』之前有冠詞『Die』，而『China』之前無冠詞，恐怕仍宜譯作『支那』。

此語在『資本論』中其全文爲

“Man erinnert sich, dass China und die Tische zu tanzen aufirgen,
als alle uebrige Welt still zu stehen schien——una die andern zu erm-
unkern”——脚註 25。

（我們記取，當到其餘的一切世界都像靜止着的時候，支那和桌子跳舞了起來，去鼓舞別人。）

Das 以下疑是引用語，但不知語出何人。

x

x

x

文藝作品中不革命的勉強可以容恕。

反革命的是斷不能容恕。

反革命的文藝裏面不能說沒有佳作，就和反革命的人物裏面不能說沒有美人。

但那種美人於你何益？

你不要中了美人計！

文藝的所謂永遠性就是一些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作品所投射出的幻影。

『天才的小說作品，如其政治主張與我們相反，我們祇好揮淚而

抹殺之；如尙不至相反，祇是冷淡或者無關心，我們還可以容恕。」魯那查理斯基說。

x x x

把『天才病治療』草完，改題爲『桌子的跳舞』。

——19. Jan. W4. 時。

補寫『桌子的跳舞』。

今日異常 Annui，實在太沒有事做，書也不想看。祇想 “‘Janu’”

『前茅』“‘Reon Valescence’” 早出版。

中午將近時，民治來，交來彙兌答函，聞有新第三派出現（閩贛皖湘四省聯盟），以保境安民爲號召，對南京方面是一打擊。又云擇

生已回，在香港，與「董組織第三黨」。

民治去後仍然 Anni 讀 Toller 的 "Masse-Mensch" (大眾人民)，毫無意趣。前五六年對於 Toller 之心醉神馳，對於 Expressionismus (表現派) 之旨目的禮讚，回想起來，真是覺得幼稚。

午後蔡大姐來，打扮得像一位女士，她說，病中有好多同志都想來看我，因醫生拒絕面會，所以都沒來。——是誰引路來的？——Alin 呢。——Alin 爲甚不同來呢？——她說，「他怕使你難處。」……

蔡大姐坐不一會又走了。

冰山浮在海中，8/10 在水裏。

嗚呼太雷，果死於難。11-13/XII 三日政權，對河南防禦失利，

被開除。

臨睡前讀 Stalin 的『中國革命的現階段』已經十二點過了，右眼認得難耐。

——20, Jan, W5, 晴。

無爲。民治與叔肅來。叔肅夫人病，無醫藥費，囑創造社在我的版稅項下抽送了五十元。

螳螂交媾後，子喫个。

午後仿吾來，將『桌子的跳舞』交了給他。『戰取』被遺失，又繕寫一遍。同用晚餐而去。談『文學的永遠性』無結果。

x

x

x

——文學家爲甚麼總是一個蒼白色的面孔；總是所謂蒲柳之姿呢？

——那是一種奇怪的病人呢。或者也可以說是喫人肉的人種，不過他們總是自己喫自己罷了。就因爲這樣，所以文學家的酸性總比別人強。肉食獸的尿的酸性通例是強於草食獸的。人到病時不能進飲食，專靠着消費自己的身體，在那時是成爲純粹的肉食獸，尿的酸性一時要加強的。

——21. Jan. W.G. 兩。

午前讀秋白譯的 Goreff 的『無產階級的哲學』中藝術與唯物史觀一章。

倦怠，怎麼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午後曾晝寢一二小時，起來仍不舒服，東鱗西爪地看了些舊雜誌和各種書籍，但總得不到滿足。

夜來頭感隱痛，在左前方 $1/4$ 隅。

怕是 *Neurasthenie* (神經衰弱) 因為完全沒有運動。實際上是已經有兩個月，沒有在外面散過步了。

——22. Jan. W7. (舊除夕) 雨。

上午讀獨步*的『號外』、『春之鳥』、『窮死』三篇，確有詩才，『號外』與『窮死』尤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可惜此人早死，在日本文學界的確是一個損失。

讀芥川（龍之介）的『沼』與『秋』（在一本舊的『改造』雜誌上）故意要造出一種神祕的世界，令人不快，與讀『黑面具』時的感覺同樣。

Toller 的 “*Masse-Mensch*” 是以羣衆與人類對立，而先生站在人類方面說，法人道主義的畸形的胎兒！

中午伯奇送年貨來，並送來『到宜興去』的稿子。今日頭已不痛，但仍沉悶。午後校讀『到宜興去』，失悔當時沒有寫完。

傍晚時仿吾來，把『到宜興去』交給他。

● 國水田獨步，日本明治末年的一位小說家。

—— 23. Jan. W1. (元旦) 雨。

晨起頗晏，仍無爲。

傍午時分將『水平線下』編好。

午後仿吾來，時正晝寢。有朱某者譯『潑淚湖』，完全脫胎自『茵夢湖』，還在序文中吹毛求疵地任意指摘，嘲罵。這種人太沒道德，出版家的無聊也可慨嘆。

晚上很不舒服，神經性的怒氣把腦袋充滿了。

x

x

x

一個對話

A. 文學家爲什麼總帶着一個蒼白的面孔呢？

B. 那是一種奇怪的病人呢。

A. 什麼病

B. 怕或者可以說是喫人肉的人種。

A. 唉！

B. 文學家時常是自己吃自己的，就和章魚一樣自己喫自己的
脚。

A. 那我可懂得了，同時我還解決了一個問題，便是文學家爲什
麼總滯些酸性。

B. 哼哼，肉食動物的尿啦。

A. 對啊，文學家是等於貓子的尿。

——24. Jan. W2. 癩。

兩顆煤炭

兵工廠的外邊丟了的炭渣裏面，有兩顆漏網的煤炭。它們在那兒對話。

I. 啊，我真快活，我現在又跑到這 Open air 裏來了。

II. 噯，有什麼快活喲。我們在地底被壓了幾千萬年，沒有壓成金剛石。我祇想早投在那烈火裏去化成灰啦。

I. 你變成了金剛石又會怎樣呢？

II. 怎樣？多麼好哇，我要是變成了金剛石。一切的貴婦人都會愛我，不怕就是女王，或者王姬。都要把我看來比她們自己的生命還要貴重。我不知會接近怎樣的芳澤，會住着怎樣的華堂，哪會在這樣的地方滯着，祇等待那兒的乞丐來把我們撿起送葬了呢？

L. 你這種想法我是從沒有想過我雖然曉得金剛石是我們的同族，但我從沒會羨慕過他們。他們祇是依附着權門豪貴，我倒是滿不高興的。他們沒把貧窮人看在眼里裏，他們完全是冇錢人的玩具……[稿至此中輟]

——25, Jan, W3, 傍晚時，夕陽出。

本日完全無爲。

晨早 Darrhos (下痢) 早飯未用，算祇一次也就恢復了。
晚入浴一次。

——26, Jan, W4, 快晴。

太陽曬在北窗外人家的紅瓦上，呈出喜悅的顏色。Anna 早出，因新年停了市三天，今天開市，她又趕着去採辦家中的必要物品去了。

讀『資本論』

午後仿吾來，坐至夜。無甚重要的談話。促他將『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編好。共夜食，用正宗酒。將終食時，王獨昏來，甚饒張不定。談及 C 某要找他去當藝術大學(?)的委員，他頗得意，不知 C 某滑頭，乃在利用創造社而已。獨昏的虛榮心真比女人還要厲害。

食後仿吾大有醉意，繼偕家人同出，祇余獨留——剛寫至此，王獨昏偕兒輩歸，買回『哲學的貧乏』、『小孩科學』及其它。

夜同兒輩讀『小孩科學』。Anna 復外出，未言去向，夜境漸漸深

人，將兒輩服事睡了，聞鄰近犬吠聲甚烈，心頗不寧。至12時頃 Anna 始歸自鄰舍犬醫家。

●即王獨清，當在我們幾個人每每戲呼之爲獨清，故本文中獨清獨清
雜見。

——27. Jan, W6. 雨終日。

午前幾晝寢半日。本日 Anna 原與仿吾約，午後遊法國公園，但不幸雨竟日。昨天天氣真好，全如初夏一般，在室中未燒火盆，祇御衾衣。今天則悶人殊甚。

讀『資本論』（一卷七篇『資本之堆積過程』）擬於今日將第一卷讀完，終未辦到，然所餘已無幾。

“Faust”仍無消息來，我想二月一日斷然不能出版，辦事真不起緊。

夜飯時牛乳倒了一火盆，氣得難耐，佛兒的惡作劇。

——28. Jan, W6. 上半日頗晴，下半日陰。（初六）

晨起頗遲。午前教了和奧博幾道算學。

午後仿吾來，Anna本與相約往江灣看賽馬，但因天氣不好又中止了。看了方某給仿吾的信，十分不愉快。這些小子真是反掌炎涼。獨昏終竟想上C某的當，這傢伙的委員辦真是不可救藥。『人怕出名豬怕肥，』其此人之謂耶？

仿吾說，“Faust”已全部印好，今晚可送來，但仍杳如黃鶴。Becon.

（『恢復』）在二月十日前無希望。

想改編『女神』和『星空』作一自我清算。

晚入浴時博兒右膊觸着煙囪，受了火傷，以 Anna 所用的 Night-

cream 爲之敷治。此兒性質大不如小時，甚可擔心。Anna 的 Lys.(H-

ysterie 歇斯迭理)也太厲害了，動輒便是打罵，殊令人不快。

x x x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故鄉，

姑娘呀，跳舞罷，姑娘。

我們向碧桃花下遊行，

浴沐着到親誦的陽光，

你的影兒和我的影兒倆。
合抱在如茵的春草場上。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草場，
姑娘呀，擁抱罷，姑娘。

小鳥兒們在樹上癡狂，
蝴蝶兒們在草上成雙。

空氣這般地芬溫軟洋，

含孕着醇酒般的芳香。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心房，
姑娘呀，陶醉罷，姑娘。

——29. Jan. W7. 陰——

終日煩悶，午後讀完『資本論』第一卷。

晚飯後仿吾把“Engel”的校樣拿了來，校對至一時過始就寢。誤
點太多。

Weiling 與 Proudhon 均工人出身，但均逃入了小資產階級的

陣營。Marx 和 Engels 並非工人出身，卻成了無產階級的偉大的導師。誰說無產政黨不要智識階級？誰說非工人不能做無產階級的文藝？

中國的現勢很像一八四八年的歐洲，法蘭西二月革命影響及於全歐，但德，奧，比，法均相繼失敗。白色恐怖瀰漫，馬，昂都祇得向海外亡命。

——30, Jan. W.I. 晴。——

晨十時頃仿吾來，‘Tutu’ 正誤表已製好，約於今晚赴市中晚餐。中午時分民治來，拿來了幾本 ‘Bolshevik’，喫了中飯又走了，他

說團體裏面經濟短絀。

午後無所事事，祇爲 Anna 理了幾團亂絲和舊絨線，Anna 爲 Yochi (四女淑子) 打袖口，製毛頸巾。

五時頃仿吾來，至晚大家裝束好了同赴美麗川菜館，兩個人喝了紹興酒三斤。是病後第一次出街，滿街的燈火都感覺着親愛。

食後赴永安，先施，Anna 買了些物品。

回家後同仿吾赴創造社，見『貢獻』、『諾絲』諸雜誌，反動空氣瀰漫，令人難耐。

——31. Jan. W². 晴。

午前仿吾來，送來『洪水』二冊，校正『盲腸炎』。

昨夜食過多，Diarrhoe，不舒服。晨食粥一碗，中午未進食。

午後伯奇來，無甚要事。

夜 Diarrhoe 平復，仿吾又送來『女神』和『星空』各一冊。校讀

『女神』

天氣甚冷。連日窗上都結冰花，樓頭殘雪猶未消盡。

——1. Feb. W3. 晴。

是日 "Taus." 出版，裝璜尙可觀。

博兒臉色蒼白，Appetitos (食慾不進) Anna 攜至石井醫師處

診察，云是 Pleuritis (肋膜炎)，殊可憂慮。

晚仿吾來同用晚飯，"Anna" 爲祝 Transit 出版，特購『壽司』。一

大盤，兒輩皆大歡喜。

伯奇亦來，言獨昏終竟做了野鷄大學的野鷄委員。這是他個人的事，祇要不用創造社名義，我並不反對。

●日本式的飯團，有生魚片及紫菜之類為衣袴。

——2. Feb. W4. 晴。

昨夜遇盜，將樓下鐵箱裏放着的皮外套和皮靴偷去了。因為廚房沒有關嚴，還有幾件舊東西丟在了廚房裏，沒有拿去。皮外套本是去年年底縫來預備往俄國去的，還一次未曾御用。俄國未能去成，連準備下的行裝都又被人偷去了，Anna 很憤恨。但那是黑色的羊皮做着裏子的，祇值得一百來往塊錢，拿去了倒也好，縱橫不會有穿的

機會。

編『沫若詩集』目次，尙未十分就緒。

中午時分石井醫院送來醫費清單，竟在 400 以上，Anna 出意外，我也出意外。我想到從前學藝大學還欠着我兩三個月的薪水沒有發給，可有三四百塊錢，我叫 Anna 同仿吾去找王宏賢（舊學藝大學的校長）去收討那一筆錢來清付。Anna 說：『今天是最不愉快的一天。』

晚赴內山，贈以 "Pauser" 一冊，Anna 同行，赴創造社，取來 "Pauser" 三冊。

Anna 歸時買得『改造』二月號一卷，有意大利的小說 G. Deledda 的一篇小說『狐』。此人係今年得諾貝爾獎金者。印象的自然描寫，暗

示的事件推進，頗可注目。是一位 Realist + 技巧家，無甚新意，Polit-bourgeoise 的文藝。

Robert Huse 作『華盛頓傳』稱華盛頓為一流氓無賴，牛屎大王，賭博大王，好色大王。這或者怕近於事實，中國歷史上所謂創業的人主多是這樣的人物。一被偶像化了便神聖了起來。偶像的本質原來是泥塑木雕的。

——3. Feb. W5. 晴。

午前匠某來，示我以擇生所做的政治宣言，意欲托我付印。我看了一遍仍然交還了他。擇生自從武漢遁走以後，在莫斯科和柏林兩地住了半年，一個腦筋仍然未改舊態。

『沫若詩集第一種』本日編成，計劇四篇，詩百首以上。編成時已夜深，Anna 看電影歸。

內山送來葡萄酒兩瓶，祝“Faust”之出版。

——4. Feb. W. 6. 晴。

早餐後由 Anna 作嚮導赴心南處，贈以“Faust”一冊，蒙以『小說月報』的特刊『中國文學研究』一冊見贈。

本擬再到仿吾處去，自心南寓所出後 Anna 已不知去向；因不識仿吾住址，故改往創造社。幾位負責的人，直至喫中飯，一個人都不在。

編好了『水平線下』

Anna 爲生活費與仿吾口角。Anna 要創造社每月付一百五十元，仿吾說祇能出一百。我說祇要生活過得下去，一百也就夠了，不要把社抽空了。Anna 說，社裏做事的人白做事，喫飯的人白喫飯。歸家後爲此事半日不愉快。

夜草『水平線下』序，拿到社裏去，仍然一個人都沒有。拿了一本『文藝戰線』回來，空空如也，沒有東西。

下午曾跳讀了些『中國文學研究』也真是狗嗅牛屎圖多。資本家的印刷事業就是這個樣子。可惜了印刷工人的勞力，可惜了有用的紙張，可惜了讀者的精神。編的人也真是罪過，罪過！

●日本初期的普羅文藝雜說。

——5. Feb. W7. 陰晦，雨。

晨起異常不愉快，神經性的 Depressive (抑鬱)。

赴社編改『文藝論集』和『譯詩集』。中午時分回家喫午飯。飯後再赴社。『譯詩集』成。

理髮一次。

晚李初黎來，邀往談話。他們幾個人住在我的寓所後不遠，有壁爐燒着熊熊的炭火，比起我的寓所來，自然是 More comfortable (更舒服) 也難怪老婆要說閑話了。

在壁爐前爲他們談說南昌八一革命。仿吾，伯奇，彭康，朱彥，乃超均在。獨昏未見，聽說應了C某的招去開會去了。奇妙的是大家都贊成獨昏就聘，以爲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佔領一個機關。我覺得有點

好笑，不過也好，所謂「娛情聊勝無」也。

——6. Feb, VI. 雨。

早餐後赴社。Anna 爲打絨線事，與社中兩位姑娘衝突，一位姓嚴的姑娘今日出社。本來社裏的同人都是些文學的青年男女，是浪漫性成的人，Anna 凡事要去干涉，言語不同，意見又不能疏通，結果是弄得來鑿柄不相容。

在社中校「文藝論集」校「前茅」這個集子並不高妙。囑韻編“Zarathustra 鈔”

社中的社會科學研究會，今天是伯奇輪講，講的是 Lenin 的“Karl Marx 的價值論”。我也列席旁聽了一會，和兒來說家裏有客，便

告辭了。

回家看時，來的是冠杰和董琴，他們否認擇生回港說。

冠杰說：石達開有兩句詩：『聲價敢云空，翼北文章昔已遍江東。』
宗兄足以當之。

我自己很慚愧，並不敢承當這樣誇大的讚獎，不過這兩句話從石達開的口中說出，倒的確有點氣魄。

午後從前醫科的同學桂毓泰來訪，有費鴻年和他的日本夫人同來。桂的日本夫人花子病死在廣州，他把遺骨送回了日本，才同費君夫婦轉來的。乘的是往香港的船，今晚在滬停泊，他們特別登岸來訪問我們。

不久仿吾也來了，同在我家喫晚飯。

費夫人在此留宿。

夜校『文藝論集』畢。

——7. Feb. W². 雪。

昨夜與和兒同宿於亭子間中。晨餐後 Anna 與費夫人同出。

讀 Tolstoi 的『開之力』第一幕。

Anna 在中午時曾回家一次，復出，費等今日午後三時即將解纜赴廣東也。

Anna 回家時已是午後五時。

——8. Feb. W3. 晴。

讀 Zarathustra 舊譯，有好些地方連自己也不甚明瞭。着想和措辭的確有很巧妙的地方，但是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資本主義的產兒，他的所謂超人哲學結局是誇大了的個人主義，Bier-Bauch（啤酒肚子）。

有力無用處，實在是悶人。

傍晚曾赴社一行。與伯奇、獨清兩人談到達夫，聽說他在「日記九種」中罵我是官僚，罵我墮落，我禁不住發出苦笑。我自然是樂於禮讚我們達夫先生是頂有情操，頂有革命性的人物啦。獨清又說他在未退出創造社以前，便在對人如何如何的短我。我不知道什麼事

情虧負了他。

●前斯德平來，贈以“Fantasi”一景。

——9. Feb. W4.

讀 Gorky 『夜店』覺得並不怎樣的傑出。經驗豐富，說話的資料是源源而來的。巡禮路易的找尋『正義的國土』一段的話，松里免於造作。

『黑暗之力』讀完了，也沒有怎麼大的逼人的力。尼奇德的懺悔，祇是精神病的發作，阿金牟的宗教味，祇覺得愚鈍，並不足以感動人。使尼奇德犯罪的根本原因，是財產，是一切的私產關係。不然他不會棄瑪林那，不會愛阿尼霞，不會殺克里那的嬰兒了。

下午仿吾來，與 Anna 同出購物。晚歸飲葡萄酒。談『創造月刊』事，我主張把水準放低作為作育青年的基本刊物，仿吾很贊成。

定十一號走，心裏湧出無限的煩惱。又要登上飄流的路，怎麼也覺得不安。這一家六口真是夠我拖纏。Anna 很平淡，在她又不同，是回她自己的母國。她的太平淡，反增加了我的反抗性的懊惱，腦子沉悶得難耐。

家兄不來，一時也不能動身。恐怕十一號不一定能夠走成。仿吾說，明早去會梓年，請他去告訴家，因為他聽曠平說，民治已經搬了家。

——10. Feb. W5. 晴。

家和民治來，在此吃中飯。

仿吾亦來，約了初黎等來談話。

晚伯奇來，留仿吾與伯奇在家吃晚酒，頗有醉意。決延期乘 10 號的 “The Empress of Canada”

——11. Feb. W.G. 晴。

上午王獨清來，談及 D'Annunzio 的 Drama, “Giacinta” 一位有妻室的雕刻家和 Model 的 Giacinta 發生了戀愛，由這個三角關係，發生了種種的葛藤。主要的 thema 是：藝術與家庭——自由與責任——Fohrism 與 Paganism

我新得着一個 thema：——革命與家庭。

鹽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絕好的劇景，Alia 喲，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

午後民治與繼修同來，談及刊行週刊事。我拉他們去訪仿吾，未遇；到出版部，亦未遇。

留出版部，看了一篇『魯迅論』（見『小說月報』）說不出所以然地祇是亂捧。

在出版部用晚飯。

——12, Feb. W7. 晴。

今日一日苦悶得難耐，Nervöse Anfall（神經性的發作）

究竟往東京呢？還是往長崎？

這樣一個無聊的問題苦了我一天。

爲什麼定要走？

兒女們一定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才行嗎？

到日本去靠着什麼生活？

根本是錢作怪。

錢把一切都破壞了。

頭痛。

午後往出版部，讀了彭康的『評人生觀之論戰』，甚有精彩，這是早就應該有的文章。回視胡適輩的無聊淺薄，真是相去天淵。讀了

arlensse 的『告反軍國主義的青年』（均『文化批判』2期稿。）

與博佛二子同在部中吃晚飯。

——13. Feb. W1. 晴。

午前赴部，與仿吾諸人談半日。

中飯後看“*The Last Days of Pompeii*”（彭湃城的末日），彭康同坐，後起之秀。

——14. Feb. W2. 晴。

繼修民治復來，爲週刊事。未幾仿吾伯奇亦同來。週刊決定出，我提議定名爲『流沙』。這不單是包含沙漠的意義，汕頭附近有這樣一

個地名，在我們是很可警惕的一個地方。繼修任部交際主任。

晚，仿吾獨清邀往郁益處晚餐。

——16, Feb. W3. 來。

讀日本雜誌『新潮』二月號，無所得。

回讀正月號的，有藤森成吉的『鈴之感謝』是寫一位姦商辦交
易所者的自白，頗能盡隱露的能事，但這小說用的自白體，殊覺不很
妥當。應該用第三人稱來客觀地描寫而加以批判。

瞿平來說 Faust 難懂，他喜歡『我的心兒不寧』的那首詩。那首
詩便是我自己也很喜歡，那是完全從新全譯了的，着有 Alin 絕對譯
不出那首詩來。那雖是譯詩。完全是自己的情緒借了歌德的衣裳。

(1) 酒家女 (2) 黨紅會 (3) 三月初二

(4) 未完成的戀愛 (5) 新的五月歌

(6) Alin (7) 病了的百合花 *

* 這七項是那時打算寫的七篇小說，除第五項有成稿之外，其餘的都沒寫出。

——16. Feb. W4.

無爲，讀“Dejorin 的 Dialektik bei Kant” (康德的辯證法) Kant 的永遠平和是求 Bourgeois 的安定的說法，他承認「財富的大平等，」有了個人的財富，如何平等乎？

午前嘯平來，言民治及其它諸人在都益處等候，要爲我祖餞。未幾仿吾亦來，我把仿吾拉了去，Anni也同去。

在座的是民治夫婦，繼修夫婦，叔薰夫婦，公冕，嘯平，Ann。Ann比從前消瘦了，臉色也很蒼白，和我應對極其拘束。

她假如和我是全無情愫，那我們今天的歡聚必定會更自然而愉快。

戀愛，並不是專愛對方，是要對方專愛自己，這專愛專靠精神上的表現是不充分的。

○號不能動身，改乘○號的廬山丸。家眷於同日乘上海丸。

晚七時頃歸，赴心南家，談至夜半，所談者爲與商務印書館相約賣稿爲生也，他勸我一人往日本，把家眷留在上海。這個談何容易，一

人去與一家去生活費相差不遠，分成兩處生活便會需要兩倍費用。並且沒有家眷，我何必往日本乎……

十一時過始由心南回寓，與 Anna 談往事。Anna 很感謝心南，她說在我未回滬之前，除創造社以外的舊朋友們中來關照過他們母子五人的就只有心南。

Anna 問 Alin 和我的關係，我把大概的情形告訴了她。

Alin 是蕪湖的人，在廣東大學的時候，她在預科唸書，雖然時常見面，但沒有交際過。去年十月她由廣東到武漢，在政治部裏擔任過些事情，不久我便到南昌去了。今年南昌的人一革命以後由南昌到汕頭的途中我們始終同路，我在路上患了赤痢，她很關心我，每到一處城市她便要替我找醫藥。在汕頭失敗以後，流沙的一戰在夜間又

和主要部隊隔離了，祇有她始終是跟着我。和着幾位有病的同志在鹽酸寮山中躲了幾天，後來走到了一個海口是一個小規模的產鹽的市鎮，叫着神泉。從那兒搭着小船到香港，又從由香港回到了上海來。

——你愛她嗎？*Anna* 問我。

——自然是愛的，我們是同志，又同過患難來。

——既是愛，爲甚麼不結婚呢？

——唯其愛才不結婚。

——是我阻礙着你們罷了，*Anna* 自語般地说。假如沒有這許多兒女，她停了一會又指着日本式的草席上睡着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自語般的說下去，我是隨時可以讓你自由的……

我沒有再說話。已經二時過了，心境隨着夜境深沉下去，很有點
Sentimental。

——17, Feb. W2. 晴。

今晨起甚遲，午前半日無爲，午後往出版部，雜讀了一些書籍，無甚銘感。

晚上陳抱一的日本夫人來，並無要事。

晚飯羹蠔油豆腐很可口，到過一次廣東，知道了蠔油的美味。廣東的蠔油辦麵，真是再好也沒有。

——18, Feb. W6. 晴。

擬做『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顧』

I. 詩的修養時代

唐詩 王維 孟浩然 柳宗元

李白 √ 杜甫 柳子厚 √ 韓退之

不喜歡白居易

『水滸傳』、『西遊記』、『石頭記』、『三國演義』都不曾讀完，讀完且至兩遍的祇一部『儒林外史』。喜歡『西廂』。喜歡

林譯小說。

II. 詩的覺醒期

Tagore, Heine。

III. 詩的爆發

Whitman 'Shelley'

IV. 向戲劇的發展

Goethe 'Wagner'

V. 向小說的發展

Riisbert 'Turgeneff' Philippe 'Jules Renard'

VI. 思想的轉換

x x x x

追想出以前做過的舊詩【此處寫出了舊詩二十餘首，現刻選

錄幾首在下面】

「天寒苦尋短 讀書未肯輟 簷冰滴有聲

中心轉淒絕 閉門見新月 照耀庭前雪」

(這是1913年在未到日本以前在北京做的)

『月下剖瓜仁 口中送我餐

自從別離後 怕見月團圓』

(這是1915年在日本岡山做的)

『紅甘蔗，蔗甘紅，

水萬重兮山萬重。

憶者醉朦朧，

旅邸淒涼一枕空。

卿來端的似飛鴻，

乳我蔗汁口之中，

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頭從，

才將命脈兩相通。

難忘枕畔語從容：

從今愛我比前濃。

紅甘蔗，蔗甘紅，

水萬重兮山萬重。

（與前詩約略同時，題名爲『蔗紅詞』）

「清晨入栗林，紫雲揭暗吳。攀援及其腰

松風清我腦 放觀天地間 旭日方杲杲
海光盪東南 遍野生春草 不登泰山高
不知天下小 稊米太倉中 蠻觸爭未了
長嘯一聲遙 狂歌入雲杪』

（這是1916年的春假，同成仿吾遊日本四國的栗林園做的。紫雲是園內的一座山名。）

——19. Feb. W7.

仍迫憶舊詩，所擬題未着手。

伯奇來，送來『前茅』及『文化批判』二期。『前茅』並不高妙，祇有點歷史的意義。

晚作『留聲機器的回音』答初黎。祇成一節，仿吾來。留飲葡萄酒。近來外邊檢查甚嚴，又破獲了機關三處。

獨清來，爲古有成譯稿事與仿吾大鬧。原因是在廣大時，有成曾經反對過獨清。有成譯了一部美國 O'Neill 的戲劇，交給仿吾，仿吾已允爲出版。因此遂惹王不快，大啓爭端。其實因爲私怨而拒絕別人的譯稿，獨清這種態度是很不對的。他近來出了名，忘記了他從前有稿無處發表，四處亂投的苦况了。我居中調解，叫把原稿詳細經過一次審查。

仿吾真難處，介乎兩種 Ideologie 的鬭爭之間。

寫『留聲機器的回音』往出版部取來『文藝論集』『瑪麗瑪麗』等書作參考。

繼修與嘯平來，爲小紅轎事 Anna 與我大鬧。小紅轎是孫炳文的夫人送給 Y-chia 的，Yochia 大了不能再用，Anna 日前說好送給民治的孩子用，我已經向民治說了，嘯平來便叫她拿出來，給民治拿去，而她又不肯，說要留來做紀念。真是令人難乎爲情。

午後半日不愉快，至晚始將『回音』寫完 18 頁。

—21. Feb. W2.

晨往仿吾處，不在，赴獨清處，示以『回音』，彼甚愉快，要我交給他，在月刊上發表。我說，要等仿吾看了再說，最好是在『文化批判』上發

表，不然同社的人會儼然對立了。

獨清說，「你的文章總有趣味，要點總總提得着。」他說這個「提」字費了很大的力，在說之前先把兩手握成了拳頭來向上捧了幾下。

——我自己總不行，我時常讀你的『革命與文學』和『文學家的覺悟』，光慈還笑我，後一篇的力量真不小。

與獨清在麵館裏吃炒麵。

午後仿吾來，把『回音』交給他。

——22, Feb. W3.

晚在初黎處談話，獨清不在。

仿吾在我家晚餐，用菊花鍋，葡萄酒。

讀了一篇徐祖正的『Byron的精神』所告訴我們的未知的事，件祇是Byron赴希臘後，一次午熱，入海行浴，竟得骨痛病以至於死。此病在作者未探究其根源，我想一般爲Byron作傳的人恐怕也沒有人去探究過。據我看來，那明明是 Syphilis (梅毒) 第三期的 Ossalgia (骨痛) Byron 是一位 Syphilitiker (梅毒患者) 無疑。

有人說我像 Byron，其實我平生沒有受過 Byron 的影響。我可以說沒有讀過他的詩。

船票都已經買定了，已經決定明天走了，心裏異常的不安。到日本去，Anna 說可以得到自由，我是感覺着好像去進監獄。縱橫好，在現在哪還有自由的土地呢？

晚間伯奇來，說是由民治送來的消息，我的寓所已由衛戍司令都探悉，明早要來拿人。

臨時和仿吾獨清兩人同出，先吃麵，往獨清處。後仿吾伯奇均來，在新雅茶樓會食，至十二時過。

是夜與仿吾同宿日本人開的八代旅館，是內山替我們訂下的房間。

【日記至此中輟】

自然之進懷

我的日本生活，可以分爲前後二期。第一期是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四年的留學時期，第二期是一九二八年以後的亡命時期。中間的四年，我是回到本國做着事情；居留日本者前後凡十六年，簡直用去了生涯的一半，這是自己也不勝驚訝的。雖然在這前後二期，我都始終一貫地過着赤貧的生活，這簡直可以作爲一件可誇耀的事；不過對於內心的生活，卻完全有着另外一個人似的感覺。在前期，我是一個醫學學生，醉心於汎神論（Pantheism）在東洋方面是崇拜着莊子和陶淵明一類的古人，在西洋方面是崇拜着斯披諾札（Spinoza），歌德（Goethe），尤其是對於自然的感念，是以純然的東方情緒

爲基礎；把他當做着朋友，當做着愛人，當做着母親。但是到後來，卻不
知不覺地失去了這種情操；現在，尤其在這非常時期的日本，自然之
類，簡直變成了別個星球的存在。我們早就失去了自然。十八世紀的
哲人盧梭（Rousseau）曾經倡導過「回到自然」而現在的我們，卻自
覺毋寧要喊「還我自然」了。

在本人的文學活動時期，因爲在九州帝國大學肄業的關係，以
日本的自然和人事爲題材的作品自然而然地較多。那個時期所寫
的作品，大抵以新的形式被發表着；在那之前，在高等學校讀書的時
期，也就是在中國尚未看到新文學的誕生的時期，我也往往試作些
舊形式的詩詞。這些東西，大抵是幾年的未成熟的作品，當然未經發
表；甚至原稿，也全部沒有保存。僅僅遺留在記憶中的東西，約有二三

十首，現在我們可以選出那中間的若干首——特別是以自然爲對象而吟的——抄在這裏。

我最初到東京，是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三日。因爲是從北平經滿洲朝鮮而來的，所以照理應該很看到了不少東西；不過足以引起興趣的印象，卻什麼也沒有遺留。到東京之後，我即刻埋首於日本語的學習；三四個月之間，除了從泊宿着的大塚到神田的日本語學校以外，簡直出去都不大出去。日本語並沒有如所預料的那樣容易；不過總之我是在同年的六月，Pass了第一高等學校的特設預科（這是專門爲中國留學生而設的班次；讀了一年光景，便分派到各高等學校）因爲照規矩 Pass 了便可領得官費，所以我不到半年便成了官費生，而造了一個紀錄（Record），真是喜歡極了。在我的一生之中，

我覺得唯有那個時候，是最喜歡。考試完畢之後，我馬上以領得的官費，到房州北條洗海水浴去了。北條的鏡浦，在沒有風的日子，真是像鏡子一樣地平靜。本來生於四川的腹地的峨眉山麓的我，作爲一種家規，是被禁止走進一尺以上的水裏去的；這時候一躍入海，簡直有着隔世之感。不過因爲缺少經驗，所以我還張開着嘴，就被水泳部的主任先生將頭按到海裏去，飽吃了潮水，簡直鹹得要命。我記得在那瞬間，我想：缺少空氣經驗的嬰兒，最初吸進的這世上的冷氣，一定也是同樣地難受的。在房州的兩個月光景的海岸生活，真是舒閑得極。我常時在月夜的晚上，邀友操舟，繞過鷹島和沖島，有時候，還帶着老酒，到島上去喝。

鏡浦平如鏡

波舟蕩月明

遙將一壺酒 載到烏頭傾

不過在那鏡中，時常有着意外的東西出現。有時候一清早到海濱散步去，從遠遠地在外洋那邊還沒有消去的海霧中，黑的東西是像山一般地陳列着。那是夜裏來停泊的軍艦，有時候有一隻，有時候有三五隻。雖也不無在海的風景上添加一種奇觀之趣，不過當然不是平靜的東西。尤其對於異鄉人的我們，是充分地有着喚起種種聯想的作用。吟那光景的一首絕句是：

飛來何處峯 海上佈艦纜

地形同渤海 心事繫遼東

海灣的形狀，很像地圖上的渤海灣；所以一看見軍艦，自然而然

地不能不回想……。

一到秋天立刻變得冷靜起來，勞髒是海岸風情之常。尤其是像北條那樣的以學生爲對手的浴場，九月的開學期一開始，海濱上簡直人影兒也看不到了。一起頭的時候，我反而覺得海岸的好處是赤裸裸地露了出來。陽光一般地是變得淡而薄了，并且帶着哀調；潮音也拖着一種若在夏天非深夜不能聽到的寂寞的餘韻；空氣變得異常清澄；對岸富士山的秀姿，時常打一清早起便遠遠地在彼方的雲端露出來。這實在是一種怎麼也不能形容的崇高。我雖然曾經煞費苦心想把這些感覺盛在詩裏面，卻總不能成功。在下抄的一絕裏面，也許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苦心的痕跡；不過當然，這乃是不成功的作

品。

白日照大地

秋聲入早潮

披襟臨海立

相對富峯高

在第一高等學校裏，我讀了一年光景，卻終於沒有知道就在那校庭內的朱舜水的遺墓，真是迂闊極了。自從被分派到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以後，因為研究王陽明的關係，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朱舜水；後來利用一九一六年的暑假，才到第一高等學校去弔了他的墓址。因為事情祇有一遍，所以它的方位，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勢壘是在高高地堆着的塚上，立着一塊石碣，刻着『朱舜水先生之墓』之類的銘文。所以說遺址，是因為他的遺骨，自從民國成立以後，已經歸葬到

故園去了。塚的周圍，是圍繞着女貞和楓之類的樹，帶着客死海外的明之遺臣似的簡素。到今日，雖然即使近於眉睫，也沒有再去憑弔的熱心了；但是那時候所作的詩，卻在記憶中遺留着。

一 碣立孤塚

楓林照眼新

千秋遺恨在

七日空哭秦

在岡山的時期，我常泛舟旭川。夾在後樂園與岡山城的天主閣之間的河面，非常富於詩趣。在第六高等學校旁邊的東山，雖然也并不是什麼傑出的境地，但是因為起頭一兩年，我是住在那附近，所以時常去散步。那時代正當我的 *Sentimental* 的時代，我有時候是行香靜坐，有時候則陶醉於泰哥爾 (*T. G. o*) 的詩；而當月夜在東山的山

陰獨自漫步的時候，我但心自己的腳音破壞了周圍的靜寂，時常脫了木屐，不使作聲地跣足而行。下抄晚眺（新）新月（二）絕，便是那時候的作
品。

晚眺

暮鼓東臯寺

鳴箏何處家

天涯看落日

鄉思寄橫霞

新月

新月如鎌刀

斫上山頭樹

倒地卻無聲

遊枝亦橫路

在第六高等學校背後的操山，和東山比較起來，是不大去的。因

爲山也稍爲高些，在漫步是要些努力的。不過最初一個人爬上去的時候所得的印象，卻很深。我想那是一九一六年的十月前後，入學還沒有多久的時候；時刻是近傍晚。一個人無心地從學校右手轉彎，走上了上山的路。到山中腰路，進了松林，變得幽暗起來，像是已經變成夜景了。在山頂上，大的石頭是在樹幹之間取着種種姿勢散在着，簡直髣髴走進了睡着的猛獸的王國。這時候太陽正在漸漸沒於遙遠的西方的山頂，還留着半規血紅的夕映，瀰漫於天空，簡直像是逆着血潮似的。被這樣的光景所打動，就像感到了什麼 *Languishment* 似地，瘋狂地雀躍着，信口吟出的，便是下面這首詩：

怪石疑羣虎 深松競奇古

我來立其間 日落山舍斧

血霞泛太空

浩氣蕩肝膽

放聲歌我歌

振衣而亂舞

舞罷遠下山

新月雲中吐

二年的春假，我曾和學友成仿吾君二人去宮島。到嚴島車站，是傍晚時分；沒在 *Cohale* 色的海水中的紅的大牌坊，和整個的島的鬱蒼的姿態，極有魄力。上了島之後，雖然因香客的雜沓和市房的凡俗而感到了不少失望；但是街市以外的風物，仍舊是出色的。與其是廟宇本身的歷史的建築和遺蹟之類，倒不如是人跡稀少的聳立着森然的杉林的溪谷的清淨，更能提起我們的遊興。在日本的廟宇裏，我們時常可以看到神鹿的飼養，這確是一件好的趣味。我和這種神鹿

接近，在宮島是第一次。因為我們去的時候，登宮島之景高峯的路正在修理，所以沒有爬上那裏去。這件事，即使現在都還引為憾事的。

打宮島回來的時候，我坐着輪船巡遊了瀬戶內海。我承認瀬戶內海的風景，確實可以算做日本自然之 *Pithe* 之一。諸島的姿態，因日光的向背而起的色彩的變化，誠非「絢爛」這樣的字眼所能形容得盡的。我當時覺得，日本的「錦繪」之類所以產生的理由，也許，一大半是負於這內海的存在。中國的巫山三峽，日本的瀬戶內海，同為自然界的傑作。三峽的奇峭，警拔，雄壯，倘若可以說是北歐的悲壯美，那末瀬戶內海的明朗，玲瓏，秀麗，便可以說是南歐的優美吧？那時候的巡遊，曾遺留許多快樂的記憶；可惜記行文連一行也沒有寫。祇有在四國的高松上岸，遊了那裏的栗林公園這件事，編成着一首詩而

被遺留着：

侵晨入栗林 紫雲插晴昊

攀援及其腰 松風清我腦

放觀天地間 旭日方杲杲

海光蕩東南 遍野生春草

不登泰山高 不知天下小

稊米太倉中 盤觸爭未了

長嘯一聲遙 狂歌入雲杪

一九一八年夏，昇進了福岡的九州帝國大學。福岡，作為元寇的史蹟，從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時代起，便成着我憧憬的目的地。博多

灣沿岸，特別是元寇防壘殘留的地方，大抵被我遊遍了。那裏的千代松原（別名十里松原），因為我曾在那附近住過五年，所以就在現在，也有第二故鄉似的感覺。那是人的性質和自然的姿態都快活而明朗，並且發散着南國的雰圍氣的處所，業餘藝人極多的土地。即使箱崎之類的漁村的人們，就有小小的假節，也即刻拿出三絃，唧浪唧浪地彈起來；歌，舞，醉。對於他們的樂天的性情，我真不勝佩服之至的。博多灣是從北方被叫海中道的長的土股和外面的玄海灘隔斷着，平常簡直像一個平靜而明朗的湖。照那樣，怎麼會吞滅元軍的軍艦幾百隻的呀；沒有看到過二百十日邊的狂浪的光景的人，也許誰都會覺得奇怪吧？下面這短章，雖然極簡單，我卻以為是得聊表平常的博多灣的明明和平靜的：

博多灣水碧留黎

白帆片片隨風飛

願作舟中人

載酒醉名輝

在福岡附近的太宰府，作爲菅原道真的流謫地，還有作爲梅的名勝地，是尤其有名的，在梅花開放的時節，遊人非常雜沓，所以不在這種時候，而選秋季或冬季，而作一日之清遊，是最適當的地方了。因爲離福岡市稍遠，所以我不大去，雖說如此，在福岡的五年之中，每年一次或兩次我卻一定去的。成爲詩而遺留於記憶中的，僅有下抄二絕：

其一

豔說晉公不世才

梅花詞調費安排

溪山儘足供吟嘯

猶有清涼秋思催

其二

正逢新雨我重來

羣鷓迎人訴苦哀

似道斯人今已渺

銅騎清淚滴蒼苔

第二首也許不無過於作爲之感；不過是因爲鶉兒的鳴聲是「苦苦苦」而聯想了「苦」看見雨滴從廟內的青銅馬的頭上滴着而聯想了淚而已。不僅這首詩，本篇所收其餘十首，也都是卽景卽物的口吟；由苦心慘澹地做詩的人看來，也許一篇也沒有像樣的吧？不過，在於我，這卻一方面是過去生活的鏡兒，一方面是對日本的自然的追懷的最適當的指南；我並不說這難於拋棄，不過以本文的形式拋棄了它，或者也可以成爲減輕記憶的負擔之一術吧？

原文載日本文藝（改造社）二月號（濟民譯）